

刽子手之歌

[美]诺曼·梅勒 著

邹惠玲 司辉 杨华 译



刽子手之歌

〔美〕诺曼·梅勒 著

邹惠玲 司辉 杨华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沈阳

下册

Norman Mailer
THE EXECUTIONER'S SONG
根据 Warner Books 1980年版译出

刽子手之歌(下)

Guizishou Zhi Ge

[美]诺曼·梅勒 著

邹惠玲 司辉 杨华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金城印刷厂印刷

字数:438,000 开本:850×1168 印张:16³/₈ 插页:2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

责任编辑:张英 责任校对:李凡

封面设计:耿志远

ISBN 7-5331-0136-9/I·126

(全书共二册) 下册定价:4.00元

目 录

上卷 西部的声音

第一部 加 里

- 第一章 第一天..... 3
第二章 第一周..... 14
第三章 第一月..... 31

第二部 尼 科 尔

- 第四章 西班牙福克镇的房子..... 64
第五章 尼科尔和李叔叔..... 79
第六章 尼科尔在河上..... 92

第三部 加里和尼科尔

- 第七章 加里和彼得..... 106
第八章 工 作..... 118
第九章 以身试法..... 131
第十章 姻亲们..... 145
第十一章 前夫们..... 165

第四部 加油站和汽车旅馆

- 第十二章 加油站..... 183
第十三章 白色卡车..... 192
第十四章 汽车旅馆的房间..... 207
第十五章 黛比和本..... 218
第十六章 手持武器、凶残成性..... 225
第十七章 被 捕..... 247
第十八章 悔悟之举..... 289

第五部 梦之阴影	
第十九章 魔术师的亲属	280
第二十章 寂静的日子	297
第二十一章 银 剑	309
第二十二章 自 白	325
第六部 审判加里·马克·吉尔摩	
第二十三章 精神正常	345
第二十四章 吉尔摩和吉布斯	357
第二十五章 精神病	365
第二十六章 爱情的磐石	371
第二十七章 起 诉	383
第二十八章 辩 护	395
第二十九章 判 决	404
第七部 死囚室	
第三十章 钢门的回声	422
第三十一章 狂风呼啸	438
第三十二章 旧绝症、新疯狂	461

下卷 东部的声音

第一部 在好国王博亚兹的王国里	
第一章 跌落的恐惧	473
第二章 同步性	485
第三章 感伤的女记者	503
第四章 记者招待会	514
第五章 圣约书	525
第二部 特 权	
第六章 苏 醒	540
第七章 滋 味	557
第八章 冒险事业	575
第九章 谈 判	593

第十章	合 同	610
第三部 绝 食		
第十一章	赦 免	626
第十二章	政府雇员	637
第十三章	生 日	646
第十四章	代诉人和敌手	657
第十五章	家庭律师	664
第十六章	通向精神病院的桥梁	674
第十七章	我是这里的房东	685
第四部 假 期		
第十八章	忏悔的日子	695
第十九章	降临节	706
第二十章	圣诞节	717
第二十一章	圣诞节后的第八天	728
第五部 压 力		
第二十二章	地毯上的小洞	743
第二十三章	电视片在哪儿制作	761
第二十四章	等待那一天	769
第二十五章	渐渐认识你	781
第二十六章	什么都没剩下	789
第二十七章	放弃控制	798
第二十八章	感谢上帝，今天是星期五	810
第二十九章	星期六	815
第三十章	星期天上午 星期天下午	836
第六部 进入光明		
第三十一章	狂舞的夜晚 轻松的消遣	848
第三十二章	天使遇见恶棍、魔鬼遇见圣人	864
第三十三章	吉尔摩的最后一次谈话录音	878
第三十四章	越过落矶山脉的飞行	892
第三十五章	黎 明	904

第三十六章	魏林的米基和公园山的尤都拉·····	908
第三十七章	走在通往永恒的路上·····	914
第三十八章	射火鸡表演·····	918
第七部	心力衰竭	
第三十九章	电 视·····	939
第四十章	遗 体·····	948
第四十一章	葬 礼·····	957
第四十二章	落潮中的新闻报道·····	966
第四十三章	去亲吻 去诉说·····	973
第四十四章	囚 季·····	984
译者后记	·····	991

下 卷
东 部 的 声 音

第一部 在好国王博 亚兹的王国里

第一章 跌落的恐惧

1 11月1日，也就是加里·吉尔摩第一次在法庭声明他不愿对他的判决提出上诉的那一天，州首席检察官助理厄尔·道罗斯正坐在盐湖城州议会会堂内首席检察官办公室里自己的桌前。州议会会堂是座纪念碑式的建筑物，金碧辉煌的圆顶，长方形的大理石会堂，会堂内铺着大理石的地板，站在正中间仰面往上看，可以看到各个楼层以及锃亮的白色栏杆。厄尔喜欢在这座大理石建筑物里工作，愿意一辈子在这里尽职。

那天下午，厄尔接到一个电话，是犹他州监狱的狱长打来的。道罗斯是州监狱的法律顾问，狱长经常找他谈谈，可这一次萨姆·史密斯狱长似乎有点紧张。他的押送官刚刚把一名叫加里·吉尔摩的犯人押往普罗沃参加一个法庭听证会。据说吉尔摩告诉法官，他不想对死刑判决提出上诉；行刑日期定在两个星期之后，法官已经批准了。狱长有点着急，作准备的时间太短了。道罗斯能不能去证实一下这件事。

厄尔打电话给诺亚尔·伍顿，两人交谈了很长时间。伍顿告诉他这件事是真的，对吉尔摩的动机他也百思不解。根据法规，死刑必须在自判决之日起的30到60天之内执行。吉尔摩没有提出上诉，对他的最后一次审判是在10月7日进行的，如果60天之

后，也就是12月7日之后，他们仍然没有处死他，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到那时吉尔摩有权要求立即释放他。说到底，死刑是对他的唯一的判决，并没有判他徒刑。从技术角度讲，他们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关押他。根据人身保护令，他可以出狱。

当然，律师们一致认为，吉尔摩不会那么轻易获释的，但那却肯定会造成一种令人难堪的局面。到那时，议会和法院忙着解释法律，而州政府则要寻找种种借口继续监禁吉尔摩，这势必会使州政府显得可笑而又无能。

厄尔·道罗斯给萨姆·史密斯回了3个电话，说：“你最好立刻着手准备。”狱长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敬畏之感。

萨姆·史密斯提出一些与行刑有关的问题。他想知道行刑队应该由多少人组成？从什么地方招募行刑队员——从老百姓中呢还是从警察中？

狱长查阅了有关的法规，但是有些问题没有找到答案，例如法规没有告诉他是否可以在监狱墙外执行死刑。许多条文都模棱两可，许多问题都无法决定。例如，吉尔摩要把他身体的部分器官捐献给大学医疗中心，厄尔能否查到有关法律规定？

道罗斯非常兴奋，他意识到自己即将接手处理一桩罕见的案子。他在办公室里转来转去，逢人便说：“你能相信吗，我们手里的这个狂人很可能被处死。”道罗斯跑到首席检察官的办公室，不巧他出去了，他只好把这个消息告诉几个秘书。她们对此事的反应有点叫他失望，她们好象根本没听懂他讲的是什么。十年来美国的第一次死刑！你总不能冲着人们把这句话喊出来吧。

11月1日

宝贝，你好：

我刚才给史密斯狱长写了封信，要求增加一点探监的时间。我告诉他，这对我们两个人至关重要。如果你找他谈谈的话，也许会起一点作用的。我不知道他是个

什么样的人，也不知道怎样在信中和他套近乎。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希望能按期在11月15日处死我，我唯一的要求是能被允许多见你几次……我告诉他，我们两个心心相印，尽管我的处境非常糟糕，但探监时我们决不会互相泄气的。我觉得这样写也许会好一些，因为你也知道这些人有时认为——

宝贝，几天前你在一封信中说，你对我的爱胜过任何一个女人对任何一个男人的爱，我相信。你的爱使我感到幸福。我的天使，我对你的爱也胜过任何一个男人对任何一个女人的爱，我以我的全部身心爱你，你使我超越了我自己。

11月2日是选举日。那天一大早，厄尔接到《国民问询》周刊的埃里克·米萨拉打来的电话。他先打电话找狱长，狱长叫他找监狱的法律顾问。米萨拉说，他要求马上采访吉尔摩。

道罗斯对他那盛气凌人的态度很反感。厄尔刚开始劝他不要太性急，他就威胁说，如果他们敢把他拒之门外，那么有他们好瞧的。

厄尔脑子里立刻闪出一个案例：佩尔对普罗坎尼案。联邦最高法院曾就此案作出裁决，新闻人士没有接触犯人的特殊权利。道罗斯告诉米萨拉，监狱将采取这一立场——禁止加里·吉尔摩接受采访。

米萨拉马上说：“我要告你们。”接着他便大肆渲染纽约的律师如何如何厉害。道罗斯说：“我才不管你的那些律师是从哪儿来的呢。你叫他们去查查佩尔对普罗坎尼案，我认为他们会同意我的意见的。”

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厄尔没再听到米萨拉的消息。

《德塞瑞特消息报》

卡特选举获胜

法官命令检查已被定罪的杀人犯犹他州监狱讯，11

月2日——……如果吉尔摩固执己见，他将成为犹他州16年来第一个被处死的人。

2 11月2日，丹尼斯·博亚兹驱车前往犹他州。他当天刚刚从报纸上看到有关加里·吉尔摩的报道，现在在公路上又目睹了死的惨状。这两件事好像是同步性的一种表现。

他一边沿左车道开车，一边考虑着自己过一会在盐湖城威斯敏特学院讲授的内容。丹尼斯近来一直在研究头韵，所以他打算把这门课叫作：社会/象征/同步性^①。他心里刚刚想到这最后一个词，前面一辆大卡车戛然而止。他只好转动方向盘从右侧绕过去。刚绕过去，后视镜里就出现了一幕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一个人的躯体从挡风玻璃里伸出来，双臂耷拉到地面上。

然后他又看到了另一幕景象：

他从后视镜里看到第二辆卡车的司机朝着第一辆卡车跑去。丹尼斯没有停车，因为他自己的车后跟着一长串车呢。就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他一直想着11月2日这个日期，在心里把这个日期写成11/2，这两个数加起来正巧等于13，用纸牌算命时，13这张牌代表死亡。

当他看到那个死人时，那个词在他心里一闪而过。他想，“唉，上帝呀！我敢打赌下一个路标肯定是又一个暗示。”路肩上又出现一个出口，出口的路标上写着：星谷和死亡。这肯定是同步性的一种表现，每个人的神经元都能感觉到这一点。

第二天晚上，他早早赶到盐湖城，以无党派选民的身分投卡特的票。第三天早晨，他一睁眼就想起了吉尔摩的事。“上帝啊，”丹尼斯想，“我正处在一个极为关键的时刻。”他看到了希望。“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想，“我应该给吉尔摩写封信。”

博亚兹真的写了。几年前他还是个年轻的检察官时，他曾坚

^① 英文中这三个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S”。

决反对过死刑。但是现在他渐渐相信，即使是在一个理想社会里，死刑也还是需要的。如果运用得当的话，死刑会在促使人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个方面起很大作用的。实施死刑就是为了恢复人们的责任心。博亚兹没有把一切都写在信里，不过他明确表示，他认为吉尔摩有死的权利。

3 每次橡木精神病院晚上放艾普丽尔出来，凯思琳都要带她到尼科尔的公寓坐个把小时。艾普丽尔偶尔会问她：“茜茜，他们真的会枪毙加里吗？加里为什么不想活下去呢？”尼科尔答话时非常冷静，“这个嘛，我不知道。”她非常冷静，似乎这件事与她毫无关系。凯思琳心里却烦透了，有时夜里她会大叫起来。看着电视播音员报道评论这个案子真叫人受不了。而且，有关这件事的消息总是穿插在商业广告中间播出。电视上所有的人看上去都象是疯子。

有时，尼科尔带着孩子到凯思琳家住一夜。她从不说话，甚至都不和她的姨妈凯西打招呼。哄森妮和杰里米睡了后，她就坐下来写诗，除了写诗还是写诗，写呀写呀，她从来不打骂孩子，就是对他们不太关心。

就在11月的第一周，基普死了，是爬山时摔死的。攀岩壁。11月4日凯思琳正准备去上班，突然听见收音机提到一个名字，阿尔弗雷德·埃伯哈德，她心里说，“哎呀，我的上帝，那不就是基普吗！”白天干活的时候，她一直在担心茜茜对这件事会有什么反应。下班后她直接来到斯普林维尔。灯关着，尼科尔正坐着写什么。凯思琳走进去问：“黑灯瞎火的，你在干什么？”尼科尔说：“是嘛。我没注意到天黑了。”她开了灯，动手冲咖啡，有说有笑的。凯思琳不知道怎样向她打听阿尔弗雷德·埃伯哈德是不是基普，最后只好冷不防向她提了出来。尼科尔漫不经心地说：“是的，是的。”凯思琳说：“那正是我担心的。”尼科尔说：“是吗？”凯思琳觉得尼科尔这副无所谓的样子是装

出来的。

过了一会，尼科尔抬起头来，说她想给基普家打个电话。紧接着，正象凯思琳所期待的那样，尼科尔说：“我不知道应该对他们说什么好。”

凯思琳心想，这件事的确伤了她的心，她一定很难过。

尼科尔回想起多年前的一天，当时她已经离开了巴雷特。她背上背着自己的全部财产、怀里抱着还在吃奶的森妮走在路上，基普让她上了他的汽车，他们的罗曼史就从那天夜里开始了。他是个地道的公种马，那一夜真是令人销魂。

第二天，他们开车来到科罗拉多州境内的落矶山脉。基普停下车，带着尼科尔和森妮沿着一条山间小道上山。在一个地方，他们看见一个家伙正攀着岩壁往悬崖顶上爬。离地面三呎处，有一块突出的大石头，他费了好大劲儿才爬上那块石头，但是却没有胆量继续攀登了，只好退了回来。

几小时后，当他们顺着小路走下山来时，那个家伙还在那个地方。“他是个废物。”基普说。他想装出一副笑脸，可是却露出一副苦相。还有一些人，他们已经攀着钩在岩缝里的绳索爬到大约八到十层楼那么高了。基普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们，尼科尔看得出来他越来越垂头丧气。他和一个新结识的姑娘站在下面观望，这是个了不起的姑娘，可上面那些家伙个个比他强。说句实话，尼科尔真愿意和他们中的哪个人交个朋友，他们看上去个个胆量超群。

收音机里说，基普刚刚开始学习攀岩壁。尼科尔想，他攀岩时是用的绳子呢，还是象那个可怜的胆小鬼那样只在岩壁脚下瞎折腾，哪儿也爬不上去呢？

11月3日

听着——不要不听话、固执、自作主张。平时别人告诉你该做什么、不该作什么时，你的第一个反应常常是那样的。我要告诉你的是：你不要走在我的前面。你

在信中提到过这一点，我一直认为你不是说着玩的。我从不喜欢不说明理由就命令别人干什么或不干什么，何况是你呢。我的理由是：我要先走一步，就这样，我要求这样；第二，我相信，对于从生到死的过渡我比你知道的多一点，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我希望并期待着和你的肉体相聚——不管到时候你在哪里。我将竭尽全力安慰你，减轻你的悲伤、痛苦和恐惧，我将以我的灵魂、我的全部的炽热的爱情来拥抱你。你不能走在我的前面，尼科尔·凯思琳·吉尔摩，不要不听我的话。

还有一封信是写给弗恩的。加里在信中说，他被判死刑后，弗恩和艾达从未来看过他。“不言而喻，你们为我感到羞耻。”随后他又说，“你甚至没有为我送给你那幅肖像画配个镜框。我要你把那幅肖像画交给尼科尔，我不想再和你们打任何交道了。”

镇定下来之后，艾达给他写了封回信。“我珍视你送给我的那些画，我只有这一件你的东西。至于你叫我放弃它们，把它们交给尼科尔，我是不会这样做的，它们是属于我的。随你怎么骂我好了。”

弗恩在这封信的末尾加了几句话。“我不知道你听到了些什么。我们曾经到监狱去要求看望你，但是你却只愿意见尼科尔一个人，我们只好作罢。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完全支持艾达的意见，我们不会放弃那些画的。”

尼科尔，我不希望这事发展成一场激战或一场激烈的争吵。今天我收到弗恩和艾达的信——如果你要“制造事端”的话，艾达会让人把你抓起来的（她的原话，不是我的）。

耶稣啊，宝贝，我真遗憾，遗憾我竟有这样的亲戚。我希望你和弗恩或艾达之间不要发生什么不愉快的

事，去他们的，把这事忘了吧，让他们留着那些画吧。他们知道他们不应该占有它们，但是我不想让你和他们发生激烈冲突，这事使我很为难。

加里也写了一封信给布伦达，叫她把他的油画交给尼科尔。布伦达去找弗恩商量，弗恩叫她自己看着办。她写信告诉加里：“我不想把画给她，但是如果你坚持，我会给她的。如果你对此不介意的话，我当然也不会介意的。放心吧，我不想要。如果你在这件事情上那么卑鄙、自私和无知，我将把那幅画扣在尼科尔的头上，那样她就可以心满意足地带着它、欣赏它了。”

4 11月3日，埃斯普林收到加里的一封信。信中说：“迈克，住手吧。别他妈的老是往我的生活里瞎掺和，你被辞退了。”

《普罗沃先驱报》

11月4日讯——尽管两位辩护律师已经被辞退，他们还是在星期三——以他们的名义——向第四区法院的罗伯特·布洛克法官提交了一份上诉申请书。

他们说，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被告的利益”。

这消息引起很大反响，许多人打电话给厄尔·道罗斯。新闻界一再询问，在吉尔摩的问题上，首席检察官办公室准备采取什么样的立场。道罗斯回答说，斯奈德和埃斯普林可以不经当事人的许可提出上诉，但他认为他们的根据不足。

厄尔有一种感觉，“根据”这个词在办公室里将会很快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律术语。即使斯奈德和埃斯普林退出此案，他估计其他团体——不管吉尔摩愿意不愿意——会很快试图提出上诉。到那时，“根据”——一个人的诉讼权利——将变得至关重要。